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四目錄

南直隷蘇州府七

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之二十四

南直隷蘇州府七

朱木

朱木字子喬號守愚常熟人以嘉靖甲辰進士除知山東之昌樂縣昌樂土瘠民窶俗鷙剽劫且孔道交衝結轍旁午似非恂恂儒者所堪也而木以愷悌之心行循循之政驅游惰禁淫酗督農桑弛徭役民所利病一切罷行以故農狎於野商輯於市即頑悍之徒亦多化而良矣暇則簡萃校髦與之講業課秇而甄造之部使者入境旁縣民持牒訟者必請曰願發

昌樂令訊鞫即死不恨蓋境內則絕無訟者凡訟於
昌樂者多旁縣民也民謠云田有黍苗野無寇盜吾
父朱公體天行道以薦徵入擢南臺御史廵上江尋
丁繼母憂服除補山東道御史兼攝四道綰印纍纍
時執政逐不已附者忽逮及廷杖幾斃出判鄭州赴
鄭渡濠颶作將覆舟賴反風免人以子方方之其治
鄭一如其治昌樂鄭民德之亦不異於昌樂之民會
浙中繕兵部使者檄之行鄭父老爭攀轅留擁衛不
得前伺閒出城輒復舁輿入其見愛戀若此遷知遂
安縣歲侵民阻山發礦格殺官捕其勢張甚將蔓一

省部使者檄劉平之則慼然曰民不聊生計無所出
直利此土中錙銖度晨夕耳何用煩兵魚肉我赤子
且濫及無辜爲乃引兵駐山下遣人諭以禍福羣盜
於嶺上望見羅列而拜大呼曰仁矦有令吾屬敢不
服從衆立解散去不復嘯聚而所全活者不可勝也
無何遷敘州府同知初木爲臺官僉有言責欲亟劾
讜直而當路掣肘有未易行其志者遂有意於卷懷
矣既免喪憚於就道同年瞿文懿艤舟强挾之行乃
指虞山誓曰吾不久當考槃此中軒冕外物豈足以
累我哉及落職倅州則曰此　君命也吾豈敢違乃

又强往然非其好也尋馳還里第稱病不出所親勸之往堅拒不聽或乘隙聳踊輒觴以醇酒令勿復聒也所居旁有湖山築臺濬池取可登臨而寄適其間日以圖史自娛興至則集賓友暢飲爲樂不更問囂溷事平生悃愊溫厚待人色和而禮恭居鄉益朴素無俊靡之飾人且不知其有官者家雖無饒貲而好賑人之急其先世所遺舊居則讓諸其同堂之親視異母弟不啻如同胞姊旣適而貧則迎而養之亾妹有孤則收而撫之下至臧獲亦莫不煦嫗撫育人咸謂其長者以此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年十五詠寳刀詩師爲之避席弱冠舉嘉靖丁未進士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相唱和名藉公卿間世貞又日坐公署剖决案牘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重决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世貞皆爲權相嵩所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世貞集强壯教之射申飭保甲重捕盜之賞又於州邑畫地爲界使義官統之以當時獲盜者爲上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劫者又次之凡盜從其所

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以其法行之期年盜盡解散無何父忏變作世貞解綬奔還伏草土中幾十年嵩勢薦起之就官大名大名之俗婚喪費不貲中人之產往去其半世貞至定婚喪禮其俗至今守之大名為州邑十有一而真定三十餘以軍與論供輸則大名與真定等而是時大名闕餉兵使其治真定者復委十之六于大名曰大名饒而真定瘠也世貞力爭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參政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災兩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世貞首捐俸

五十金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廪中給冠服
及冬報粟得三十萬石又疏乞改折得十五萬石人
賴以活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内艱去服除
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冏卿又八月以御
史中丞出鎮鄖世貞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剔軍政
清屯田鄖遂隱然爲重鎮江陵相弗謂善也世貞意
不自得解官歸父之補南大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
皆不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又其後
以父忤郎典具疏陳謝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
至淮揚而大司寇之命下自尚書郎歷卿長凡四十

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所至吏事精絕不可悉數而青州治盜及楚中樂平王事爲最著都下盜刼緹帥陸炳索不得後濟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世貞曰狡賊欲緩死耳立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贓安在曰在請械某而取之曰若刼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而圍玉世貞大笑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非髯而肥者盜搏顙大服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購之急而遁宋以屬世貞世貞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尉捕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世貞知其爲齡力也忽屏

左右召王尉詰之曰若柰何匿雷齡往立堦下聞捕
齡者汝耶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
世貞曰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
令王尉與之俱果得盜世貞遂以還宋而請寬之官
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
稱寃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跽堦上其足
躡絲履盜首數從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
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者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
即指絲履者曰此是也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
盜即釋縛者去徐進道者蓄養亾命而以橫占伎女

被訟捕之不獲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世貞偵之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效會有李卿者進道密友也世貞召謂曰汝交關進道罪應死能以進道來貸汝卿應命去俄報進道匿其所矣即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營立散其黨亾譁者在鄖時驛報有樂平王次子奉　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髮爲沙門行遊天下勅郡縣供帳世貞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不得出而譸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偵之則其人以御女術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椶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姦人李汝貴等爲之翼鞫之則平涼民賀

祿也諸摘發隱伏皆此類而更持正不狥獨行其志方陸炳貴幸用事受巨璫措匿奸狡闗其欲貸其死世貞捜炳家得之炳死轉請脱既復因執政以請拒不許當時無不側目世貞者巳新鄭柄國世貞獨引毋疾乞休新鄭疑之江陵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睢唯會荊州地震世貞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婦弟也世貞論奏不少貸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而竟以浮言嗾之去後亦時起時躓不能安其位于朝矣世貞生而美姿貌風采玉立與客談笑温秀之氣溢于眉

目間語及古人忠孝節烈則慷慨淋漓不置在南都
請崇文廟釐配享嘗言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
入毋欲卒衣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皐比招搖門
戶而聚生徒者吾方耻之吾雖未聞道然誦法一念
迄死未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年始茹葷御室凡十
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
一人曉聲律者質菴公義田千畝倍拓之又爲祠專
祀晉郎丘子始與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
公歲時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于故舊兄弟白
首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札

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迫得數十函書或進而附世貞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戸且忍於詈世貞以相角世貞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與如初其門賢愚醜妍靡所不具而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幾百變世貞皆安之彌成其大而已所著有弇州四部稿續稿弇州別集觚不觚若干卷博極羣書文華擅代才軼千古名冠海内誠一代之宗匠也

徐拭

徐拭字世寅號鳳竹常熟人生有大志素豪宕自喜與人譚當世務輒抵掌慷慨思一見其奇以嘉靖丙

午丁未連舉進士授宜春令宜春相嵩籍也蒼頭千餘橫行往往持令試欲要束之乃白嵩請其主討者姓名曰恐有狐假爲威者相嵩立書二蒼名以示比至橫倨如故佯以爲非真悉笞之曰若曹姓名吾乆已得之若非相國僕也且相國僕亦何敢抗令于是嚴父子心銜之而絀于書名且試治行著伺之無可螫者竟得召爲南御史亾何嵩所私趙文華者構倭南中倭未靖驟晉本兵試劾文華罪狀已彰復求出鎮自觧嚴父子復申前憾遂因大計謫浙江布政司都事浙固文華坐鎮地也比至遂檄使入賊巢將藉

手焉馳詣未至而賊解當是時人人為扺危而扺持益力已量移司理建寧尋遷同知饒禱雨雨應拜火火滅一時詩歌之有饒陽雙異集久之擢浙江僉事受命監戚將軍兵討流賊事平賜鏹幣時分宜已去位矣尋轉右叅議丁母憂歸服除即以前官補河南旋晉湖廣副使督學政精于藻鑑秉法公嚴楚人士稱頌之已陞雲南叅政旋轉按察使時黔國席世寵跋扈囚繫其婺嫂屢抗　旨不遵都御史御史先後列其罪猶不悛扺乃為計身華爵聽勘以解其權而令其子署事以安其心於是黔國歛手聽命而扺名

籍甚矣在滇六年乃調山東布政司尹順天晉右副都御史撫江右花園洞賊自正德來嘯集蟠處嘗事狃于招撫懼爲首難奮曰養寇如民何立調兵平之賊平賜鏹幣已乃請表華除諸臣請崇祀羅豫章師弟及王文成請復臨德二倉積儲乂之擢南京工部侍郎以僉都晉移撫浙浙以西濵海而海鹽有塘以捍之歲乂圮嚙甚前是盲風怪濤驟作衝決數百里浮尸如蟻損禾稼十九民死徙無筴至則愀然力圖之或有難之者不爲沮庀石鳩工其縱橫廣厚一以意裁不浹歲而功成巨堤虹亘狂瀾鱷拔濵海數千

里皆化沮洳爲膏沃矣已晉南京工部尚書時江陵以奪情怒言者拭與平湖陸光祖並上書規之而承指者遂喉中之乃罷歸而名益重直指首疏以薦廷議將以大司寇起用而溘然逝矣　賜祭葬如制

徐師曾

徐師曾字伯魯號魯菴吳江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七歲就外傅即匡坐讀書終日嶷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詞自是數絀而名益起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誦習嘗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旁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

陽曆律醫卜籀篆諸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亾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嘉靖丙午始領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二親年高稱疾不對制歸歸而丁父艱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爲兵科給事中明年嫡母歿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吏科其在兩垣多所建白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兵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

命冊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齮齕

言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歎曰吾奉先人遺體不忍即狠藉闕下柰何效儕輩積月俸嘿嘿坐致金

槩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乃曰吾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住闕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　萬曆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爲禮科左給事中檄迫之出復抗疏力辭　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內愈益高其行論薦者猶嘖嘖不已而東山之卧益堅矣既無意用世常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望崇鄉邦方倚爲蓍蔡而遽捐館舍年壓六十有四云

杜詩

杜詩字與言吳縣人嘉靖己酉鄉薦謁選司理常德

綏寧縣治密邇于獠其城多廢堞亟以庫銀葺之不三日獠果入寇無所掠而去州人服其蚤識銅鼓俗故悍獷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欵武斷于鄉有違華欵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詩单車赴之召所謂華欵錢周者諭以三尺不可犯毋坐待俱斃轉禍爲福在此時也周等矪百餘人褁刃庭下從者股栗及聞之泣下投刃環拜求自新盡遣散其黨詩假便宜以牛酒犒之聲聞五開咸寧間爭先欵服是年同典楚試所得皆材士于是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矣擢大理評事遷右寺

副官輦轂下假寓僧寮清心叅酌獄讞期情與法比文無害乙亥擢四川僉事蜀鹽務舊有專官至是議汰倂水利驛傳茶馬鹺政爲一道而藩臬長去任兼攝二司案牘山積吏蜂擁待署詩户耳授受若流凡所因革精覈允當尋擢貴州左叅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曰是向時散遣華欵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仇殺積有年詩至履其地親爲講解剖其界限而兩酋撤兵聽命居二年以當懸車之期致政解任而歸又一年七十有一而卒於家

章志

顧[illegible]志字行之號觀海太倉州人嘉靖癸丑登進士授行人以不附分宜父子量移司副陞刑部郎中請告歸養分宜敗還原秩陞江西饒州知府饒水縣災民病飢已復大旱百方賑救瘡痍甫蘇俗健訟至則狀牒塡委拳牿充庭吏故竇穴其中以爲奸于是窮日夜之力目披覽而心裁決乃得就理後訟者至隨來隨剖未嘗一借耳目于左右旁郡邑之負抑不伸者皆願得就讞焉淮王素悍以法敕其下而歲祿以時給無敢有譁于庭者陞湖廣副使治辰沅毋年八十矣奉以行及九江風濤大作竊自歎奉老毋涉畏

途大非人子所宜乃密疏乞歸養得請在膝下者三年比失恃免喪補廣西副使未幾以齎捧便道歸以叅政轉按察使時爲萬曆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中秘疏稱病不能赴任蓋徜徉泉石者七年會江陵籍没特詔起廢臣復補山東憲使時當慮囚大辟者計數千人日夜治爰書手自叅駁平反甚衆旋轉光祿寺卿卽轉南京兆至則以寛靜馭之恤凋劫裁冗浮清郵傳釐華防範咸中肯綮歲餘陞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戸軍强半于民快船小甲苦于奸猾規免尤苦于管運内使抑勒累極則告挪甲不足加以帮甲

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亾身破家揔計以船受害
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時署部篆因旱霾得應詔言
民病乃疏陳快船審甲之獘娓娓數千言且謂國家
誠額外捐銀萬兩米萬石即可出六七萬家于水火
之中溥德意召天和莫此爲甚　上惻然亟下所司
議行已復條上四事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
大要在杜浮言處糧餉而專委始事郎官責以成效
疏下所司議如指數百年積困一朝更蘇是役也事
涉中貴人無敢犯者獨毅然不少避忌疏出而朝士
大夫無不擊節稱歎者矣未幾卒于官喪出國門諸

軍祖祭道左哭聲振于野曰微我公吾儕纍纍成白骨矣

王世懋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世貞弟也登己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忬被嚴相害歸嚴敗與其兄世貞白父冤已而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儀曹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朝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不領會居無何其長裔病攝曹事為魏公正名分立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

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飾以游閒公子之稱而江西參議之 命下矣精心訊諜勤于其職迨督學八閩品藻甚當拔李光縉于諸生久困中是年冠省試卓有文譽人咸服其鑒裁之精進本省左參政又進南京太常少卿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世懋始受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睨視學政傍通諸經皆能蕞其大要亦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發明獨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

病久覺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所著望崖編等書亦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詩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而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跡行得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甚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嶽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

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北固直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為文以紀之詩亦稱是晚治一圃悉搆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蒔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惟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

申時行

申時行字瑤泉吳縣人也少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

誦爲一時偶儷之文絶出倫輩郡縣及督學使者試輒冠嘉靖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廷試　上見所對策詞札兼美親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每朝謁罷念政機所出主者多濶略下吏得因緣爲姦乃集考因革之所當者列爲定例其後事無不覈問無不對者以此癸亥以父憂歸丁卯服除明年分校禮闈已已掌文官誥勅庚午典試順天辛未復分校所得士多從落卷中搜得之不自言功而一歸主者甫徹棘進充經筵日講官以何晉宮諭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署詹院坊局篆　穆廟升遐詔誥箋表諸撰著塡委

恐以屬焉癸酉　神宗登極進宮庶直日講自是勸講者六載指物譬事析毫觧縷聞者朗然　上每日屬之甲戌進宮詹少尹兼侍讀學士視翰篆兼理清黃丙子會典副總裁丁丑同蒲州張公四維主會試八月晉禮右侍兼大子賔客已改吏右侍是時江陵奪情事起以建言廷杖者五人乃與婁東王公請觧於江陵不能得乃密謀於緹帥爲之地時時餽槖饘焉戊寅晉吏左侍兼東閣大學士叅與機務葢旃厦之地啟沃功多　上特峻擢之其簡在非一日矣宗室宸涼等六百餘人以擅婚互訐　上坐文華殿粹

石閣臣入面奏舊制宗室年十五請封請婚按臣𩔖
實以聞禮部題給封號許成婚如未覆請而婚者所
生子女不得封定例也此六百餘人皆應奪但封于
嘉靖二十八年事在例前念其年遠人衆惟　上恩
之俾及於寬政幸甚　上深然之是歲滿三品考晉
禮書子蔭胄監庚辰主會試淮揚災時撫臣有議開
墾者時行謂流移多則服田者少而欲舍已成之田
墾積荒之地必至驅見在之人而流移矣且彼最苦
者班軍班價班軍一歲番上而耗伍二三班價一歲
併征而扣糧八九衛所無羨丁而多重役月糧無見

支而有出辦不處此二者而欲民無流亾不可得也潛撫乃具疏以請得各免四分之一壬午江陵病卒蒲州代之曰根莠之餘要在芟刈徐應曰肅殺之後必有陽春蓋一言而相業于斯定矣會 皇長子生乃與蒲州盡取諸司所擬寬條損益之如緩征徭恤災荒酌郵傳平刑獄罷工作一切以寬大行之而蠲新稅不蠲舊逋俾人霑實惠而姦民不得濫免江陵雖逝其黨伺隙思騁相與搆釁劾罷陽城宰并及蒲州慨然起曰吾尚可以默乎乃盡發馮保徐爵諸人與外廷表裏爲奸狀諸言者繼之 上命擬旨下爵

詔獄論死安置馮保南京籍其家而趣蒲州出視事
乃佐蒲州因人情而順流與之更始已代蒲州爲政
首以疏請于是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諸人皆起謫
籍爲中朝顯官而言者氣益張未幾有魏允貞者以
其子申用懋登第爲言第請覆試而已不以一語侵
之頃之且寘之要秩朝士無不嘖嘖歸其量矣江陵
奉旨籍沒求多者日衆力請　上寬之而復有因羿
江陵議復遼府者持不可謂　皇考懲惡之大典不
可變親藩覬覦之大釁不可開已毀之府第營繕不
貲既廢之親王支給靡繼竟擬旨罷之是歲雲南獻

俘加少師進中極殿其夏五月亢旱引咎乞歸遂力請錄言官減袍服停磁器蠲租稅慎刑獄數事 上嘉納焉下詔布袍疏食步禱郊壇因切責監司守令不能愛養小民上干天怒以至此一時小大臣工皆有懼然自新意先是 上幸兵仗局觀所造器械因令内豎勝兵者肄習之或言先朝有内教場演武者于是選内豎二千餘人略如三營法鍊之 上䟽切諫會部臣董基以諫謫乃傳語大璫云此事屬在内廷諸人環甲荷戈未明而進設有奸宄乘間攔入外廷不及聞宿衛不得入 公等何以待之此莫大之憂

也諸大璫聞之色變以閣臣言力奏　上遂止葢所爲潛移默奪者皆此類也秋屬　皇長子五齡而儲位未建約同官於歲首合疏以請　上以元子孱弱爲解復言元子五齡即未甚壯方之　宣　孝兩廟寔已過期夫修講書之故事備朝賀之縟儀或不任勞苦在宮中一受册在文華一受朝何勞之有　上報語意溫然絕無它意而廷臣不勝過計迫欲得之衆議紛起　上寖不能堪而意亦逡巡矣二月陰霾四起風雨失調　上詔有司去妨民之政圖消弭之實乃應詔陳言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

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而總歸之議論不一詔令不行欲議論之一題覆不可不愼欲詔令之行查叅不可不嚴　上覽疏稱善者再復具言頃歲水旱異常宜勅撫按官督率司道有司暫緩催徵設法賑濟飢民嘯聚攘敓者務申嚴保甲團集兵快擒以正法且令借臨德兩倉餘米以充賑濟支太僕馬價四十萬以資糴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令月一奏報曰田禾有無播種曰雨雪有無沾足曰人民有無流亾曰盜賊有無寧戢一時有司凜禀奉令庶幾饑而不害云㑹　上輟講日久上言

高皇帝經營草昧備極勤勞而猶日與儒臣講易書
大學論語至洪武二十九年春秋七十矣猶命博士
許存仁進講經史　世宗經筵日講外復講大學衍
義益臨御四十年如一日也願　上以　二祖為法
暇檢閣中故牘得　高皇帝御筆勅諭詩文共七十
六道裝演呈覽因言望　上於語言文字之中求
聖祖之精蘊于陟降著存之頃法　聖祖之憂勤
上忻然納之中貴張鯨擅東廠勢潛蓄異謀言者交
章劾之乃與婁東計曰此禍本也謀合力驅之密揭
再上置不問御史馬象乾以彈章見格疏劾鯨並侵

三輔臣　上怒置之理時行申救之得從薄罰戊巳
連歲凶荒　上言南都卒伍驕悍近因月餉稍惡噪
呼羣起臣以爲治貴節制嚴明恩威並濟若廪無可
支米不堪食救死不贍安能使之無譁當亟勅南部
科通查見在倉糧足支幾年倉廒積米有無浥爛如
有不足作何區處　上然之因發帑金幾百萬特遣
科臣往賑所全活以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御毓德
宮召四輔入　上手示評事雒于仁疏怒其語韻重
欲加譴力爲觧釋天顔頓和即以册立豫教請　上
曰　皇長子倫序自定須其稍壯行之因命　皇長

子出見明日遂上疏曰　皇長子倫序已定今　皇
上內斷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雖承面命海內未知
也惟亟下明詔使天下知　皇上篤于愛子不出臣
下之仰贊而出於淵衷　皇上重于升儲不由外廷
之陳請而由于特詔何盛如之嗣後或合疏或特揭
皆未報鈔掠洮河熟番人據莽剌川數出鹵掠邊將
有戰死者廷議棼棼有能欸決戰之議謂禦戎如用
藥隨病製方不能執一令一二小酋間有猖獗而大
酋全部尚在羈縻勢不得不撫其或陽順而陰逆暫
去而復來或縛獻罪酋或送還人畜又不得不酌于

戰與撫之間令不問是何部落有無順逆輒欲驅久
不習戰之兵禦方張致死之虜非完計也立請廷推
鄭尚書洛經略之移檄切責順義趣其東歸聲火酋
之罪勒兵出勦自是莽剌川絕無虜跡而屯酋與套
虜相表裏者一鳥獸散累朝訓錄成特晉一階秩太
師會以一品三考特具疏乞休不允晉太傅給誥支
伯爵俸賜勅獎勵仍宴禮部復具疏力辭錄秩　上
姑聽焉會有攻之者遂乞歸先後凡二十七疏　上
親撰勅晋之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出不得已以寬假
請而攻者復不已時新安許國以言冊儲事以去就

爭語過激　上意不懌允其歸爲密具揭以請不報
乃請與國同罷謝言者　上知不可挽乃命給驛遣
官護送仍加賜銀鈔蟒衣綵段以寵其行歸之三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聞之喜曰老
臣一念酬矣特爲表賀　上念調護功遣廷評黃琮
存問于家後以　皇孫覃慶再荷存問比歲年八十
當軸援華亭例以請　上特褒其齒德勛勞遣行人
以銀幣羊酒致於家聞之望闕遙叩者三勅使及門
而逝矣

王錫爵

王錫爵字元馭別號荊石太倉州人幼多異徵僑詡
工屬文十二入州校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禮部
舉首　廷對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丁卯充經筵講
官知誥勅往多贄謝者悉郤不納已巳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轉北尋陞右中允充會試同考官尋掌南翰
林事　神宗馭極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
春坊主順天鄉試　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八月陞國
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國子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
令公侯伯應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中外改觀丁丑
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親事趙用賢

吳中行共疏劾之憂禍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徑造喪次切責之江陵泣且拜曰上强留我而諸子力逐我何以自處惟有死而已竟入不顧卒取中旨廷笞兩人旣而江陵乞假歸葬旨三月還　朝佞者輒疏請亟召乃使吏邀署名列上叱曰此何事而以浼我爲竟投筆起隨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曰吾知吾父而已遑䘏其他旣歸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掛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乃復持平其間寓書朝貴曰江陵相業僕始

終不以爲非獨恨其於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力爲調停如國體何壬午丁外艱　上賜祭塟服除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辨事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力辭改太子少傅益入都時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廉耻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　玉牒加恩懇疏賜免者以此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厰勢恣行威福中外凛凛御史馬象乾疏論給事李沂繼之　上震怒幾置于理賴力解得薄譴而鯨亦自以贓敗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

長子令就視而出評事頒于仁疏欲下之獄進而前
日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
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
以爲拒諫上意頓釋因以升儲祀朝請　上首肯之
明日忽奉　御札以册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
甚而疑羣臣之請爲疑間先後疏凡六上瀆萬餘
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
臣等節年所奉之屢肯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
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郗城委巷之流言遠有
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歟上乃得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之旨因謂同官曰　聖意無他止以册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會礦議起　上遣問閣臣力陳其非便一召礦賊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彊得窺淺深非筴事得中輟會以母病請得予歸省旣去而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濵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寛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録建言廢弃之臣皆一時至

計既歸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有
白金文綺麟服之賜居數日密以建儲請乃得三王
並封之　旨於是外廷紛議交疏劾奏乃復停封而
言者猶不已葢　上英明獨斷觸迕者不復賜環甚
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
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于是
去志自此決矣會病作疏八上始允賜驢賜馳驛歸
抵家數月毋以大耋終遣官　賜扎賜賻予祭塟復
加祭四壇辛丑子衡入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以冊立禮成遣官存問曰冊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

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欝于懷今已册立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乙巳　皇孫誕生加上徽號推恩再被存問丁未復　召輔政加少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以萬曆庚戌卒享年七十有七

龔起鳳

龔起鳳字瑞周太倉州人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守居冒姓周名江舉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始復龔姓攺今名以乙榜授定州學正本以貧仕而為學官絶不受餽遺屢屢以月俸自給風度凝然州故以

屬覛學官獨不爲屈曰此非令甲胡屬爲守論官驕恚毋思中之卒不得州科額甚少有謂灊神祠厭勝學官者力請于監司役之是歲得雋二人以薦入爲大理司務大理寺胥吏應役者例納銀于鄉則爲脫役會其人貧不能辦令司務徵之不爲應鄉怒笞其隸亦輒笞其堂吏鄉恚甚自劾并劾其無堂屬禮冢宰楊公心善之而重違其長謫嚴州府學正五月遷杞縣令單車而赴毅然一意行其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鞫多宽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勿與及他檄有勿便輒罷之吏恐不敢署曰乃

公自爲之不以累若歸德有豪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勿竟其獄至縣密遣吏餽以千金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没輒庫貯以供往來驛郵之費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出銀二分付小史具飯蔬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逃歸官舍蕭然夜自撲被闔門而寢其於苦節皆人所不能堪御史蔣君行縣供張儉甚寒月爐炭弗繼出俸金自贍以諷之亦故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

床乎荅曰茲瑣事令安從知御史故久於杞欲察其
陰事而不可得檄沐官吏皆集杞考剌以疲之最後
謂曰知若廉吏柰不任劇何吾爲若調簡可全對曰
令有所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謂何爲者其戇如此
御史乃竟狀以不及聞卽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
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擁令游閭巷乃得去至是爭
集堂皇不得已聽之萬衆嘯呼各持瓣香行歌前導
卽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日不肯休復共醵二百
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却不納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爲
裝百金亦不受蕭然一肩歸耳後王元馭過杞問其

人曰若輩令何如泣不能言曰賢令宛去耳人久而思之如此歸而怡然撤所居舊廬以償逋另闢小圃灌藝其中御史劉君行部賢而奬之加禮幣焉居四年病後事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治棺病且革張目呼曰我即親螻蟻無爲以棺汚我張仲起聞往而與訣爲治棺而哭之而鄉之縉紳咸有助凡三四十輩元馭自京師聞之遥致賻焉監司暨守令亦皆捐俸爲助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皆弃身在時物也享年僅五十有一云

劉班

劉珏字廷美號完菴長洲人少遇況守鍾推擇爲吏謝不願吏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應天鄉試補太學生以材舉授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屯田任職亾害甫五十乞致仕歸以壽終生平孝友恭謹與人居無失色操履介特人不敢以私干之老而嗜學不衰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正行出趙吳興畫山水出王叔明皆逼真世甚珍之所著完菴集若干卷

戴冠

戴冠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辭負氣矜伉寡

所推與試輒不利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王主銓時列上十事皆剴切詳盡爲之政容嘆服長沙相李亦愛其文每欲薦之不偶瀕死嘆曰天夢夢耶世汨汨耶仳倠擁楹娵肴斥嬌虔肆攜夷由踣耶巳乎巳乎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多自攄其不平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應電

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少有神解於書無所不傳而尤精于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著周禮解巳著同文

僃考其叙六書之指甚精謂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觧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或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叠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為故以人事曲成之以人處事故曰指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之與而知為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乃曰諧聲

也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爲一聲不能聲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爲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爲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爲數義假借之謂也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母則人所未解也畫母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母二百四十雖字以萬計不能遺也聲母二十八交錯于字母之中雖聲以萬計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綱布泝流而還源犁之如攻玉捕亾用甲勾乙損𥁑𥁑䖈刋俗而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母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釋經也又著書法指要六義

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皆有裨于字學應霆卒子
歷經紀其喪并贍其妻子以歸于吳

彭　昉　附子年

彭昉字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
而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
猶以昉文章爾雅未嫺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
罷歸子彭年少游于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
誦遂皆究通徵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
時靡焉向風爭相慕凡道出吳中者聞年名無不願
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

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命廩　食之且命預試南都以其意良厚亦彊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遒勁貴于時

劉鳳

劉鳳字子威蘇州人也所著有劉子威集又有太霞草等集葢洋洋乎大觀矣內鄉李太史于田評云劉子威掘奇索隱抗心無前凡所注筆動依古矱其眎當世流輩蔑如矣故其詞賦奇字瑰語多不可句將

毋謂智者過耶嘗觀自古文士雖分旆揚鑣而究其指歸無逾兩途倣左語也過則體裁古而意不融鬯取宋人也近則意流放而體不老蒼舉斯二者未有能兼焉者也郎子威之所自負固大人與稽矣然能兼擅于此哉其昵好季朗借謏千鱗咸可以諭子威矣子威以進士官侍御有能聲

王在復

王在復太倉州人嘉靖間倭夷內訌所在誅掠特在復年二十一隨父王亮讀書朗澄菴同父奔逃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在復已脫身二里餘矣展轉尋父

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以待跽求觧免倭
以刃背擊其父隨以身蔽之痛哭哀求相挽不釋倭
怒奮刃一揮父子截爲四叚二首墮地而兩軀猶相
扭跱立亮家亾祀絶父子僅以淺土槀瘞州城之北
萬曆丁酉督學陳子貞言於朝旌表其墓

柴道人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
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籍世貲有心
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會其母
死之京奏乞郵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

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
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
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
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為尚書父大理寺
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為亟遣人追至
武當業已入山祝髪為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
宮師事魏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
其家知不可强則歲遺金布來問無恙道人漫不置
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
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

爲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爲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奉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范尾至光化呼之畧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還

王　芳

王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别號南園太倉人也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奉甚約晚喜閲

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蝗亦存悲濟毎毎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襄糧奔赴哀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鋌貸焉簿尋褫職亾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鸜鵒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寒煗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輙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巳巳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瓮缶罌爲

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昇易輕舠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榜乞書慈谿費廷梘不瞑目之柩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也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而命也何惆況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

尸三日舁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託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匶弗前遲明南園絜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蔣以忠

蔣以忠字伯孝常熟人也隆慶戊辰進士以長樂尹入爲南比部主事以忠才名久著爲諸生時所著藝死琳瑯已爲海內傳誦爲長樂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獨爲郎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恬然自

得不爲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沈酣竟日夕發爲文雄贍跌宕有司馬氏風又性不治家人生產俸入僅足自給一日聞父疾棄官歸貧不能治喪事獨捐所受田業易貲爲壟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令其室脫簪珥佐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

管志道

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崑山人爲諸生時甚爲耿恭簡所器重尋師取友不憚竭歷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語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槩然後可與立身益

其自信者如此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選授南兵部主
事駕部故董貢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乃言於大
司爲裁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以資水夫工食而
四十八衛之䘏稍稍甦矣江淮有一二悍卒倪千戶
其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歃血伺隙而起聞
者殊恐夷然不動流言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
數人而已甲戌丁父艱歸同官以所積貯羨金爲裹
事助固辭服闋補刑部主事部有獄夜一人值之以
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于簿具爲他日昭雪地常
省其飢寒拊其疾楚不以囚故忽也戊寅　神宗大

婚禮成爲九事以上中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銜之是冬出爲廣東僉事益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擠之也又前疏內有明舊制一欵欲司道與直指抗禮故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諭中憲綱請入粵又上風紀十二議雖涉外臺意實以繩政府時粵方中寇又疏陳事形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益縷縷不下千百言也履任甫及一月直指竟露章劾之得　旨降調解任馳歸至辛卯復補楚臬而宦途之跡如掃矣堅卧不起以疾卒於家意常以西

來之義客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其立論蓋甚
閎遠矣

趙用賢

趙用賢字汝師號定宇常熟人生而魁岸趐朗甫五
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敏父常以考亭綱目命之
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父玭以嘉靖戊戌進士
累官布政司參議嘗從入粵署多祟所止祟遂滅跡
人益奇之以隆慶辛未成進士館試第一授翰林院
檢討丙子與脩會典丁丑分校會試是冬江陵相聞
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日是不獨爲斯世綱

常惜亦當爲相國進退惜矣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
遂上疏極論時編脩吳中行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亦皆具論不奔喪非是疏上同日杖于朝削籍
編戍而進士鄒元標時號哭于旁翼日即疏論江陵
申救四臣甚力旋奉旨杖百戍盖一日而五人之名
震區宇雖芻牧并偉靡不敬慕用賢歸江陵側目未
辦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與大獄吳中洶洶甚聞之
而曰吾得從萇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日惟冥搜經史
臣坐咲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壬午復
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其人以

前殺劉御史論逮禍乃寢是年以言官累薦陞右春坊右贊善而凡為江陵所排阨者皆被徵列交戟矣癸未進經筵講官分校會典甲申冊封鄭府事竣陞司經洗馬尋纂修　玉牒陞左庶子掌坊事用賢自削籍時目擊東南民困于徵輸稽之父老稍知吳賦所以偏重有不盡隸部額豪胥伏蠹不可勝言者於是條陳一十四事窮極根抵以上而當事者謂南人不得言南事議格不行丁亥陞國子監祭酒兼少詹事大典成賜白金文綺既涖南雍惓惓以四維勵諸生曰士不敦彝常卽有淵雲之墨妙直如雕龍繪虎

無濟於用首舉海內高行鄧元錫劉元卿等以鼓舞之凡六館試事必躬衡其殿最一以身先士子翕鶩者范于嚴而不敢肆進脩者樂其引翼而日興起復條奏監事之當舉者及廟宇之當新者諸史籍之剝蝕當更正者一一營脩故少宗伯黃公觀死靖難其廟圯更葺之樹表忠碑以風世戊子兩具疏乞歸且言人臣不可以身之將退而忘忠益乞早定　儲位宥言官李沂斥絕張鯨毋令窺覦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旋陞左而以吳鎮絕婚事訐奏因三疏懇歸以丙申年卒用賢剛直好義凡事關君國持議必依

於正事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頳頰疾視而不爲變率以爲常居恒語人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忠乎其在戚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也

陸化淳

陸化淳字君復號湛源常熟人生方晬父抱於坐忽心動出戶未涉庭而梁仆又誤觸沸釜胸腹糜爛洞見內腑又三歲而痘嘗島夷內死以是異之舉萬曆壬辰進士授水部郎治河濟上會漯水溢諸水櫃所

以備涸者漸且爲豪右所侵甚至鞠爲榛莽諸治水夫役皆供他調發私計河之盈縮不可期一當其縮運艘何藉而北達具議於總漕楊公昕夕乘橇攆周視疏導不惜胼胝引繩批根不憚豪右諸泉畢理丙申工竣而徐吕以下多患漕梗濟上轉輸如故楊公賢之在濟三載民間訴牒一不納曰非吾職也諸閘夫苦於中官雪使者詳爲條令啟閉送迎皆有恒度秩滿出爲金華太守治郡一以簡靜盈庭之訟率曲爲曉譬令觧去而臨事精勤無稽令無留牘間值艱渠雖至夜分必竣事迺就息會礦使劉有文欲至義

東二邑亟移書令駐郡第委官至二邑調停甚悉上不扞令下不橫征兩臺聞而交是之俾列郡皆以婺爲準又謂各邑無礦乃有守礦兵是開採之囮也悉議罷得省餉於時方議勾義烏逃卒謂此輩始貪衣食而蟻聚旣畏鋒鏑而鼠竄若必誅求是絶逃者之生還又驅居者而流亡也力持而罷勾烏傷令固甚循飭也直指按婺且擬置之薦列後突中蜚語乃力爲解不釋因求解職曰外物可輕良吏不可誣直指後求其實令事得寢乃蜚語則起自司理總憲李公悉察隱曲深惡之當討吏司理遂以褫職蹙然不自

憚曰吾第直令庸知曲吾寮不去人將齮齕我疏乞骸骨而內自納言銓部外自兩臺監司無不篤留乃竟脩然歸矣歲丙午以中外剡薦起知虔州初意不欲行會虔監司遣役促行甚篤乃勉就道瀕行以一紙授周恭人曰有急乃召叔氏同啟虔為南粵襟喉開府駐焉軍民錯居商旅雜遝擁傳而往來者交武於道比至虔直指行部諸事旁午需次而應之秩如也虔諸屯糧率輸糠粃而支必責艮典倉者恒至蕩產議令一府佐董其事每屯所輸必令該屯官同典倉者封識逮應支之期即支其所輸諸屯遂不敢過

虜兩橋商稅向以供軍需至是稅關欲駐虔以寵其利開府李公不可關乃苛求解稅者乃謂關曰稅額定於上人豈解稅者力所能加第以情告當有劑量庶有濟耳於是請於兩臺定爲畫一而商不苦於誅歛頃之疾作徧移文乞歸而當途苦留之遂發書召其子孝廉孝廉急至敘次井井如平日泊然而逝比孝廉至左右出一笥發而視之中第一扎其區畫子女及喪葬諸事纖悉畢具既喪櫬歸傾城巷哭送者盈野既抵舍請所遺周恭人扎視與虔邸者無毫髮異蓋寘識前期者云

錢穀 附陸治

錢穀字叔寶世爲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謁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遂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其喜讀書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讐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國類抄南北史摭言長洲志及續吳都文粹蓋仍宋鄭虎臣所纂文粹而更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更無踰此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氣語無私媚客或稍不當意拔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同時有陸治

者字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
封流泉迴繞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割蜜
脾劚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門剥
啄聲如弗聞矣倜儻嗜義腴田數頃盡弃以搆其先
祠而於友誼尤篤兩人皆吳中高逸而䆳以繪事掩
故世無有能名兩人者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吳中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
所游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
口授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鄙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眞

狂耳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葢得之天授非緣學也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立就之爲賦至六十餘首沛然若注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達生子太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輒醉卧

邢量 附沈誠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蓄奴婢弊屋三

閒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
客至相與淸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
說無所不通室中臥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
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與徵
逸事雖踈者已窮而猶娓娓列所未盡也同邑沈誠
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鄰里莫識其面
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然樸
質無文故無所傳云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

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理詩尤沉着古雅有風致圖繪山水尤潤秀可觀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徃徃形諸夢寐具圖繪其象母泣謂酷肖其生平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母疾有司將上其孝瓆曰此豈得已邪惟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母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瓆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列祀鄉賢祠所著

有東原齋卷紀善録耕餘雜録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巳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補遺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武吳人宣德八年進士庶吉士授編脩陞侍講　景帝即位勑十五人守要害屯兵爲京師

援有貞權監察御史守彰德景泰四年秋爲諭德兼
侍講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
推擢僉都御史治河河自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
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治水閘疏水渠渠名
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
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
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濮曹
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田百數十萬頃又參
綜古法就長擇善爰作大堰上楗以水門下捍以長
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

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築濤截流杙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盖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東昌龍灣凡八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有貞負文武材臨事敢為有經畧乃與石亨善竟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封武功伯時内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得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

總兵相左李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以正左右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吉祥固不悅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盛氣乞逮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衣哭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言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為內閣所擠遂以搆御史及都御史耿九疇有貞及賢俱下詔獄即日雷雹交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不自安　上遂釋賢謫有貞廣東叅政行至德州會有

投匿名書斥朝政者曹石以爲出有貞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以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　上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四年冬　上坐文華殿論賢王翱曰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有貞短小精悍博學多能有膂力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無不通貫文雄奇詩亦遒勁

伍袁萃

伍袁萃號容菴長州人卽伍相國之裔也萬曆丁丑舉南宮庚辰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行取兵部主事丁憂復除武庫司員外陞浙江僉事提督學政陞湖廣左叅議致仕復補廣東副使未幾致仕天性鯁直居官素持清介登籍五十年強半里居閉戶養重絕不與聞外事每好譚時政有聞必梓時出巳見爲褒貶著述頗富而囊橐愈空壬戌之春卒于正寢幾無以爲歛

文彭

文彭長洲縣人待詔徵明之子隆慶戊辰以歲貢司

訓嘉興府學坦率和易瀟洒出塵草書宗逸少畫得家傳殘練斷簡人爭寶之一時名公俱從之遊